

一个艺术之家的扶贫之路

■ 口述:范文 四川雕塑艺术院教授、雕塑家
■ 记录:任然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这几年,很多朋友了解到我在忙碌什么时,都很惊讶。我是一名雕塑家,从业至今已有30年,然而,从2017年开始,我走上了扶贫之路。最让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我年逾八旬的父母,也参与进来,常常随我一起奔赴300公里外的帮扶村。

我们一家都是艺术工作者,父亲的专业是油画,母亲则从事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朋友们常问,你们去扶贫图什么啊?艺术家能怎么扶贫呢?

我父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四川美术学院建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特别是我的父亲,山西临汾人,14岁参加革命,15岁随军南下步行至川,与老一辈的艺术工作者共同开启了西南的文艺事业。我父亲常说我身上有着红色基因。扶贫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应是每个人的担当。

艺术家怎么扶贫呢?其实,艺术看起来高大上,但它来源于生活,它是接地气的。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来自民间,更要返回民间,为乡村振兴服务。



范文(一排左一)与母亲(一排右二)及其所培训学员的合影。

去农村,为什么?

在艺术世家的浸润中,我自然走上了艺术之路。我出生时,父母均是四川美术学院(下简称川美)骨干教师,我便从小在川美环境中长大,川美雕塑专业毕业后,便去了四川雕塑艺术院工作,直到现在。

我的个人经历并无太多波澜,但我从小就被父母的人生故事所激励,被他们深沉的家国情怀一直感染着、影响着。

1983年,那一年我上川美附中一年级,父亲带我坐火车回山西临汾,走到一个老院子前,父亲用手一推,门吱嘎一声开了,我姑妈在里面喊我父亲的小名,说“你回来啦。”这是我第一次回我父亲的老家,也是他难得的一次回家。

1948年,贺龙元帅在山西临汾创办西北人民艺术学校,我父亲进入该校学习。1949年,山西临汾的西北人民艺术学院第二分部迁往陕西

西安,并更名为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贺龙是学校首任校长。之后,部分教学骨干南下四川,筹办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川美前身之一),这里面便有我父亲,当年他15岁,跟着部队走了半年,走到成都。

此后,父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了川美,奉献给了四川文艺事业。他1953年从川美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校长,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重庆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而我母亲则有深深的民族民间艺术情结,她1958年川美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主动申请到农村劳动。有次她在田间劳动时,看到一个农村妇女的围裙,是一条蓝印花布,她一打开,觉得太漂亮了。她说,民间美术让她倾心,她发现了美在民间。

此后,母亲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民间艺术。她到自贡扎染厂学扎染,然后引入课堂,开设了民间图案课、民间染织课等课程,并写了《四川扎染》《少数民族图案教学与设计》等书,均成了教材,母亲常说,随着她对民间艺术的深入了解,她越发觉得要“情系民间”。

父母退休后,他们对艺术事业的奉献并未停止,母亲仍每年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并书写,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这本书,便是父母对中国的西南、西北、海南岛、台湾地区高山族进行了调查后共同所写,成了国家“十一五”重要图书。

母亲那代人对工作的热忱,对事业的忠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二老总说,国家培养了我们,民间滋养了我们,尽管已经“老朽”,总想着再贡献一点力量。

在二老的熏陶下,我也对民间艺术有着深深的眷恋。自2013年起,我受聘为《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四川卷)》“工艺雕塑篇”执行主编,便多次深入四川省各地考察。特别是深入马尔康、金川、壤塘、松潘、德格、白玉等阿坝、甘孜的藏区调研,让我对少数民族文化也有无限的热忱与喜爱,也总想着为那些大山深处的乡亲们做点什么。

所以,当四川省文旅厅对口帮扶点需要人去扶贫时,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全部参与了进来。

艺术,怎么促增收?

去之前,我确实有点懵,我也想过,我一个搞雕塑艺术的,如何用雕塑艺术来进行扶贫呢?前往叙永县进行实地考察后,我便向父母请教。

泸州市叙永县,位于云贵川交界的乌蒙山区……母亲听完我在村子里的调研情况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做扎染。

我一听“扎染扶贫”时,就觉得可行。一是“扎染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目前正倍受国内外消费者和时装界青睐;二是扎染艺术具有易接受和易制作的特点,能有效带动群众愉快学习、自愿学习,从而更容易掌握扎染技艺;三是当地村民有刺绣基础,当地还有天然矿物染料,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扎染工艺与保健结合的“生态自然”扎染工艺品,更容易走向市场;四是师资力量有保证,母亲从事染织美术,色彩写生和民间美术教学及研究50余年,具有丰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可由她领衔授课。

2017年10月10日,第一期“扎染艺术培训班”由四川雕塑艺术院支持在叙永县水尾镇西溪村开班,父母亲和我的扶贫志愿者们参与进来,母亲在开班仪式上深情地说:“我的扎染艺术是从民间学来的,我要加倍回报给民间,这就是我的初心。而作为老师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这是本分也是职责。”

然而,培训班开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困难,村民不理解什么是“扎染”,只来了6个学员。我从那时便意识到,扎染扶贫最大的困难是转变村民的观念。因此,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不久,我便将村民作品带到文旅厅举办的扶贫展览,并开展义卖活动,当村民发现自己的扎染作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卖了几大百元,随即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至今,以我为主导的扶贫团队,历年整合各类资金60余万元,已在叙永县开展了5期培训班,培训了300多人,带动6个乡镇12个村400多户农户通过参与扎染项目增收,截止2019年底已实现户均增收2000余元,人均增收千余元。其中多名学员,靠着扎染走上了致富路,如水尾镇西溪村村民张开丽三年前学习扎染艺术,现在这不仅成了她一门手艺,还成为生计来源。她的一件扎染作品曾在首届澳大利亚“四

川美食文化节”上拍卖了将近4200元。

“叙永扎染”是文旅厅的扶贫项目,我们也在文旅厅党组的持续支持下,摸索出了一套推广组合拳——培训班作品展览、组织学员外出进行考察学习、组织企业家走进叙永扎染、注重宣传、参加各种活动进行展销。

目前,叙永县在2018年12月8日已建立“叙永县扎染蜡染苗绣专业合作社”,有了“扎染扶贫工坊和扶贫车间”,有了自己的商标,生产制作的产品采用“线上、线下双向交易平台”非遗+扶贫的模式进行销售。

文化,如何服务乡村发展?

其实,四年扶贫,我发现,艺术、文化不只是能靠其产生的作品来促村民增收,来服务于村庄建设,它也是能激发人的内生动力的,能引人向善,引人向美,唤醒村民对善美生活的向往。

我们很多学员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来做扎染作品,他们常常做出作品自己先用起来。在沙发上放上一个扎染抱枕,在床上铺上一个扎染床帑,在墙壁上挂上一幅扎染画……他们说,自己的房间变美后,看见什么都觉得很好,做什么事都觉得很带劲儿。而群英村的老党员邹洪英大妈,家庭突遭变故,却乐观如故,坚持学习扎染技艺,她还动员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学习队伍中来,号召大家共同加快家乡的发展。

群英村11岁的何聪正是感受到了这样的号召,开始喜欢扎染、蜡染,并在假期期间参加了培训班,动手做了一个包包、一个方巾、一个抱枕,还卖了150元钱。这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扶贫,更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和传承的希望所在。

我母亲说,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和谐,村民在学习扎染的过程,能从扎染的点、线面的组合感受到节奏、韵律的美,从色彩搭配中感受到和谐与对比的美。村民学习扎染是一个审美修养的提高过程,也是对艺术本质的一个探索过程。

如今,我们已走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乡村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文化艺术对其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于我个人而言,我会继续传承父母的这份家国情怀。如果有人问我现在在忙什么,我会说,在“雕塑”,不过这个工作可能要用下半生来完成,作品名字就叫“不忘初心,情系民间”。

周萍：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去守护

周萍,是我国早期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化专业培训的文物修复师。她从1995年开始从事文物修复工作,1998年被选派去意大利学习,2010年,作为志愿者赴美修复昭陵“二骏”。曾经她以学者的身份出国学习,如今她经常以专家的身份出国传授技术。中国的文物保护修复,她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

早在2013年,周萍就入库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先后主持了天津独乐寺泥塑前期研究项目、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等珍贵文物病害及稳定性评估、西安公输堂古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等多项国保单位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时,说起自己主持和修复的那些千年古物,周萍总是很谦虚。25年中,面对文物,她总是很有耐心地一点一点地分析。她说:看到通过努力修复的文物,从一堆残片变成一件器物,这种感觉,虽不宏伟,但却简单真实,令我开心不已。

■ 口述:周萍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文物修复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我是199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西北大学是全国第一个设立这个专业的大学。20世纪90年代,大家对文物保护并不太了解和关注,当时我家住的院子是医院的家属区,很多医生听说我读的是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他们开玩笑说,以后你要经常晚上工作呢,原来他们是把文物保护理解为安保工作了。1995年我毕业就分配到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现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那年秋天,中意合作建设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项目开始实施,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文物保护中外合作项目。我很幸运地考进了中意合作项目中的文物修复培训班,开始了系统的学习,1996~1998年,我们在国内学习,以意大利专家培训为主,中国专家为辅,1998年10月~1999年3月,我又被选派到意大利继续深造学习,为期半年。我记忆特别深的是,在意大利,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并不多,我们四个女生走在意大利街头时,有一位当地的长者拦住我们问:你们来自哪里,来这做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是文物修复师,来这学习的。当时他说,你们从事了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崇高”来形容我们这个职业。

意大利早在1939年,就颁布了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并且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现为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从事遗产保护研究和高级修复人才培养。中意两国的合作,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化专业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在意大利学习回国后,2001年,我又被选派去了上海博物馆学习,主要学习瓷器修复方面的知识,这些学习经历让我成长很快。

让人欣慰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精神需求多了,这几年,大家不仅对博物馆里的文物关注度高了,对我们文物修复师也越来越关注,特别是对我们职业的认可度高了。

赴美修复昭陵“二骏”

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国的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国际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在很多文物修复国际合作项目中,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有话语权。其实,在文物保护修复对外合作项目最开始,我们是“拿来主义”,就是主要以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文物保护理念、方法、科研实力为主。

如今,我们也经常走出去,但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技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互鉴。2009年4月,大明宫基金会通过媒体公开招募赴美修复昭陵二骏的专家志愿者。这次招募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有石质文物的修复经验,还要英语好。看到招募启事后,正好我的专业符合,我就报名了。最终我和陕西另外两位文物专家,被选中了。2010年5月7日,我们以志愿者的身份远赴美国参与修复昭陵“二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这是我国首次派文物专家赴国外参与修复流失海外的中华珍贵文物。抵达宾大后,我们马不停蹄地与美国专家一起研究修复方案。事先我们已经知道石骏入藏宾大时,被盗窃者砸成了几块,但到现场看了实物后,还是感到很震惊。因为这两匹马的保存状况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匹马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对裂隙进行填充加固,对石骏整体的艺术效果进行美学修复。我们这次专门从昭陵六骏的家乡富平取的石材,把富平的石粉加到黏合剂当中,使修复完的石骏无论从颜色,还是质感,都更接近本来面目。补过的地方还是要留一些痕迹。要既让观众远看不影响美学效果,近看还能看出痕迹来。文物修复不仅要修复文物,还要保存历史信息。

“昭陵六骏”石刻原型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最喜爱的6匹战马,分别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骊、什伐赤。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李世民诏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图形,由石刻家阎立德雕刻于华山石上。20世纪初,“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被切割后盗卖到美国,现收藏在宾大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四骏”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馆。“昭陵六骏”石刻每件宽约204厘米,高约172厘米,厚约40厘米,均为青石质地。六骏都采用高浮雕手法,线条流畅简洁,刻工精湛,每匹战马栩栩如生,表现出不同的体态、性格和驰骋疆场的情景。在符合文物保护的修复原则上,我在修复时留了点小心思,采取了支架固定而没有进行粘接,希望将来便于包装运输。

敬畏,是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

在我们援助缅甸蒲甘震后佛塔保护工作时,现场修复中,因为当地习俗不能穿鞋,我们中国的专家每个人的脚都踩脏了。其实这种经历很多,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西寺庙做修复工作,所有工作人员都遵守寺庙的规定,不能在寺庙里吃肉,在庙里连续工作几天后,我们实在是饿得慌,就下山开开荤或者在停车场啃两块肉,



周萍在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前工作。

大家开玩笑说,其实经常不吃肉,也就不想了,吃多了还腻得慌。即使如此,身为参与者,我仍然感到无比骄傲。

文物修复工作,看起来修复的只是一个“物件”,但是它背后包含了历史故事、制作工艺等大量的信息。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我们前期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就像医生做一台手术前,要做很多必需的检查一样。我们也会根据每件文物的“病情”,再定相应的文物修复方案。

在西安市鄠邑区,有一座低调的古建,历经近600年风霜依旧保存相对完好,这座古建就是公输堂。相传当时参与修建的工匠是鲁班的传人,堂内东阁门有对联“法堂巍峨雕刻若得公输巧,圣像翼翼彩绘似有道子能”,雕刻之精,结构之巧,造型之绝,彩绘之细,十分罕见,是我国现存古削、木作雕刻艺术的瑰宝。公输堂原名源远堂,创建于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年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仅存的小木作天宫楼阁式古建筑。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紫龙罩”“卧金点翠”等传统工艺已濒临失传。在对公输堂的保护修复中,我们不仅肩负着为重拾绝世技艺,让瑰宝再次焕发光彩的重任,而且我们还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一起举办了古建筑



周萍在修复青铜器。



周萍(左二)在兵马俑修复中。

饰彩画保护修复培训班,来自法国的5名、中国的15名学生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很完美地将科技保护与传统技艺以及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来自法国的老师和学员不仅惊叹于我们传统技艺的精湛,更是深深地爱上了我们陕西的文化和美食,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成为传播中法文化和友谊的桥梁。

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简单快乐的生活。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25年了,修复的大多是我国国宝级的文物,面对成百上千年的文物,我一直保有一颗敬畏之心。作为文物修复师,只有本着“敬畏”的心,最大限度地了解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们才能减少在文物修复时的主观添加,使其真实地反映文物本身的“气质”。修好一件文物也许很容易,但要使修复后的部位和原来的部位气质相符,这个是比较难的。这是我作为文物修复师一直不懈努力的方向。

2020年6月,由于工作的调整,我正式加入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个大家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之前没有修复过兵马俑。虽然我也曾有所关注和了解,但是自己亲自来守护还是不一样的。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我也在用专业的眼睛在看,未来我能为兵马俑保护方面的工作做些什么?不管未来挑战多大,我依然会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去守护兵马俑这支浓墨重彩的地下军团。